



家人

跨越91年的追寻

■肖力民

情到深处

9月30日上午,江西省于都县葛坳乡杨梅村,在新修缮的红20军军长刘铁超烈士墓前,刘铁超烈士的后人与当地干部群众学生代表神情凝重、低头默哀。这背后是一场长达91年的追寻,更是一场崇尚英烈、致敬英烈的红色传承。

1949年10月,刘铁超的家乡湖南省耒阳县解放了。那天,哥哥刘厚官手拿弟弟刘铁超读黄埔军校时寄回家的照片,站在路边翘首以盼弟弟回家。解放军全都进城了,他还是没看到刘铁超的身影。

两兄弟从小失去父母,相依为命长大。1924年,刘铁超赶往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成为步兵科学员。在校期间,刘铁超表现优异,毕业后留校任区队长。

大革命失败后,刘铁超回乡组织农民武装,于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部队路过家乡,他只在家里作了短暂停留。走前,他对家人说:“革命成功了,我就回来。”后来,刘厚官从刘铁超的家书中得知,他上井冈山当了红军。

1929年2月17日,毛泽东、朱德率红4军主力转战到东固,25日离开东固。刘铁超奉命留在东固,创建青年干部学校。办好红军干部学校这副担子不轻,刘铁超自制教具,自编教材,亲自授课,教学逐步走上正轨,接连培训了十几批红军急需的政治军事人才充实到基层。

1930年10月,刘铁超调任红20军军长。第8次攻打吉安时,刘铁超率领红

军3000多人担负阻击国民党军一个部队5000人从南昌增援吉安的任务。他认真分析敌人增援吉安所走的路线,大胆提出:避开大路,选择小径,在狭长山沟设伏堵敌。随后,他率领红20军,埋伏在吉水和吉安之间一条小径的山沟两边,伺机堵敌。果然,进入伏击圈的敌军如同困兽,进退不得,企图从原路逃走。红20军一鼓作气,追打逃敌,势如破竹,连续攻克吉水、永丰两座县城。

1932年春,刘铁超任红一方面军独立3师师长。此时,反动地主武装多潜伏在“土围子”中,并以此为依托骚扰百姓,围攻赤卫队和游击队,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8月,刘铁超率部在拔除于都一处“土围子”时,不幸身中7弹,壮烈牺牲。

刘铁超牺牲前,曾经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中尚有一首诗:“自古英雄多壮志,血性男儿应图强。封侯拜相非吾愿,革命成功便还乡。几番梦见井上月,君牵儿女村前望。人间恩爱难相聚,缘为穷人求解放。”一位红军将领铁心革命、不怕牺牲、坚信革命必胜的情怀跃然纸上。

新中国成立后,刘厚官既不见刘铁超回来,也没有他的消息。他究竟去了哪里?后来,刘厚官请人给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询问弟弟刘铁超的下落。不久,他收到回信。从信中得知,刘铁超是红军师长,在江西作战中牺牲。当晚,刘厚官跑到村子后山上,朝着江西的方向痛哭不止。

1955年,刘厚官因病去世。临终前,他把儿子刘德勋,孙子刘碧成、刘碧林、刘碧安叫到身边,并嘱咐孙子:“一

定要把我坟墓的墓碑朝向江西,你们一定要去江西找到安葬爷爷的地方。”

刘碧成、刘碧林兄弟俩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就断断续续地去江西拜访曾经和刘铁超一起战斗过的革命老前辈、走访党史专家,对他生前从事的革命活动有了基本了解。但刘铁超是什么时候牺牲的?在哪里牺牲的?安葬在哪里?他们一无所知。“追寻之路虽然辛苦,有很多坎坷,但是我们全家人追寻的脚步从未停下来。”刘碧成说。

三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刘碧成、刘碧林才知道刘铁超的具体牺牲地——江西省于都县葛坳乡杨梅村。2007年,他们与党史工作者到了杨梅村。当地两位90多岁的老人,向他们讲述了刘铁超率领红军攻打“土围子”的经过以及他牺牲时的情景。

杨梅村“土围子”是于都县较大较坚固的“土围子”。1932年8月,刘铁超率领红独立3师7团攻打该“土围子”时,因久攻不下,便利用当地群众捐赠的铁桶制作成“土炸弹”,并挖通了多条通往“土围子”的地道,将“土炸弹”埋到了“土围子”的墙根下。敌人慌了手脚,拼命从墙内打洞灌水,想使“土炸弹”受潮失效。“土炸弹”点燃后没有爆炸,刘铁超只身进入洞中探个究竟。不料这时,敌人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心脏,刘铁超壮烈牺牲。

师长牺牲后,红军将士无比悲痛,发誓要打下“土围子”。那几天连降暴雨,河水上涨。他们利用水灌“土围子”的办法,在“土围子”下游隘口的窄处筑起河坝。“土围子”被淹没,一片汪洋,敌军一片慌乱,纷纷出逃。红军趁势发起

进攻,敌首被当场击毙。

今年,从事党史军事研究的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副馆长丁良跃,走访多地调研,发现了刘铁超牺牲的葛坳乡杨梅村“土围子”。他还调查了刘铁超牺牲后的安葬地,是当年“土围子”附近的土地庙后面的一个小山坡上。丁良跃将搜集的宝贵资料梳理出来,发表了文章《英勇善战的红独立3师师长刘铁超》。

如今的杨梅村,群山环抱、绿树成荫。杨梅村党支部副书记谭朝京回忆,他小时候,经常会去有“土围子”的地方玩耍。当年“土围子”周边的山上,到处是红军挖的壕堑。前几年,村民谭小平在房屋后挖水井,从水井里面挖出了一条地道,地道有两米高,人在里面可以站立行走……

丁良跃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刘铁超的后人就看到了。“看到有人在研究太爷爷,我感到很激动。”刘碧林的女儿刘晓蓉动情地说。

今年9月18日,于都县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召开了纪念刘铁超烈士座谈会,刘铁超烈士后代和于都县有关单位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会上,大家讨论交流了刘铁超烈士的生平、牺牲时间和安葬地等相关史料。于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同志还提出了立即修缮刘铁超烈士墓的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座谈会后,于都县相关部门成立了刘铁超烈士墓修缮小组。修缮小组按照当地风俗习惯,制订修缮方案计划,赶在烈士纪念日前,把刘铁超烈士的墓修缮一新。忠魂不泯,英灵犹在。刘晓蓉激动地说:“感恩于都人民炙热的红色情怀,感恩追寻路上许多的温暖和感动!太爷爷的革命精神,我们会一直传承下去。”

路远心相连

■芳华

一条路漫漫长长,一头是我,一头是娘。

我真正离开家,离开娘,是参军入伍后成为一座海岛上的兵。那年我18岁,娘47岁。自此,娘俩之间的路变长了。

然而,路再长,人再远,娘俩的心始终相连。刚入伍时,娘是我梦里的常客,我笑醒过,也哭醒过。单杠拉不上去被批评时,我想到了娘;黑夜里站岗听着虫鸣声时,我想到了娘;荣立二等功、被师里确定为先进典型作巡回报告时,我又想到了娘。从军大半生,我虽然与娘聚少离多,但娘一直在我心里装着,让我想得最多的是娘的希望。

当兵第4个年头,因父亲病重,我第一次回家探亲。到家时,已是夜幕降临。娘并不知道我到的具体时间,但她就站在家门口的路上翘首以盼,好像知道我就要到家一样。“娘,儿回来了!”一声久违的呼喊,让娘喜极而泣。娘拉着我的手,上看看下看看喃喃道:“咋又黑又瘦了?”回家后,娘忙活着给我擀面条、下面条,说路上颠簸了一天肯定饿了。我大口吃着面条,娘就在一旁看着。那晚,娘俩说话说到凌晨。娘一再叮嘱我:“在部队好好干,别怕吃苦。”

娘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到部队看我,是我上岛当兵的第九个年头。那年,我准备结婚,娘执意要来岛上。娘不识字,也从未出过远门,还晕车晕船。那天,娘早上4点起床煮了几个鸡蛋带上,让亲戚开拖拉机送到县城汽车站,而后坐了7个多小时的火车,又坐了近1个小时的船,才上了岛。娘探儿路上用了10多个小时。我不知道不识字的娘是怎么买的票、怎么换乘的车船、怎么从车站到码头。一路上,娘只吃了一个鸡蛋,没有喝水。我见到娘时,她因晕车晕船脸色蜡黄,说话有气无力。我是用新买的摩托车载娘回的宿舍。刚上车,娘便紧紧搂着我的腰,一种熟悉的温暖瞬间传递给我。迎着风,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若不是为了我,娘也不会独自辗转这么远的路,受这个罪。

娘说:“你结婚是家里的大事,你爹走得早,娘只要还有一口气,路再远也得来。”娘还说,家里穷给不了我什么,特别是看到我的婚房只是连队的一间旧平房,屋里连像样的家具也没有,更觉得对不起我。娘把临行前缝在衣服里的3690元拿出来塞给了我,说是“369”图个吉利。我不想要娘的钱,但娘说啥也不同意。我知道,娘说的图吉利的钱,还不知道是从谁家借来的。在岛上住的那几天,娘说得最多的还是那几句话:“在部队好好干,要做个行得正走得端、有脊梁的男子汉。”

后来,我调到省城工作,离家近了些。前几年,我想接娘到省城跟我一起生活,可她说啥也不肯。娘说,在老家住惯了,哪里也不去。

说句心里话

语音之念

■胡沐芯

“囡囡,外婆去集市给你买小笼包,你再睡会儿,外婆马上回来……”这一晚,我又在梦里见到了外婆。

曾经,无数个晨曦微露的早晨,外婆独自提着篮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那条通往集市的小路上。

父母南下打工,从小将我寄养在外婆家。高考后,我被老家一所师范大学录取,但还是决定听从内心多年的渴望,报名参军。父母得知后,希望我还是去上大学。他们担心我一个女孩子,在部队吃不了摸爬滚打的苦。多年的朝夕相处,外婆更能理解我的选择。她像老母鸡一样,守护着我的梦想。征兵通过后,外婆让我教她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她学了好几天,才学会发语音和拨打视频电话。

离家那个早上,老家起了大雾。外婆没有像往常一样去集市给我买早餐,而是天不亮便开始打点我的行囊,将里面塞得满满当当。我不忍心在火车站看见外婆佝偻的身影和伤感的眼神,便没有让她送站。离家时,通过汽车后视镜,我看着她慢慢消失在浓雾里。不想,这次离别成了我和外婆的最后告别。

欢送仪式上,我踏上了西行的军列。车厢里,一个个身着橄榄绿的身影,朝气蓬勃。车窗外,平原逐渐变为高山、戈壁。怀着对军旅生活的多彩憧憬,我本想给外婆拍一张令人心旷神怡的照片,可极目远眺只望见一段枯木在荒野中孤独伫立。看着手机上用外婆照片设置的屏保,我的泪水不知不觉溢满眼眶。情随景迁,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这次是真的远离了外婆。

驻地离家四五百公里外的雪域高原。此后,外婆对我的挂念隔了千山万水。



家庭秀

轻轻地
让我们
走进季节深处
一起采摘幸福
让幸福的果实
像一艘小船

停泊在我们手中
让我们尽情地笑
笑成金色的花瓣
为它绽放一个美丽的秋

李学志 配文

定格

不久前,新疆军区某边防连战士李沐阳妻子王敏来队探亲。图为夫妻二人在边防蔬菜种植园采摘蔬菜。

孙飞航 摄

恰到好处

■米懿玮

热盼中,仿佛变得漫长。忽然,广播通知,由于天气原因,列车预计到站时间要比原计划推后30分钟。听到这个消息,我生怕赶不上要换乘的车,一时间焦躁不安。

妻子发来信息安慰我:“不要着急,平安第一。”调整好情绪,我重新算了一下换乘时间,收拾好行李,提前候在列车门口。列车到站后,车门一打开,我便朝着换乘列车跑去。在列车将要开行前,我顺利登车。

坐定后,我给妻子发去信息:“成功换乘!”妻子很快回复:“我等你!”

下了高铁,我乘上出租车。熟悉的城市、熟悉的街道,即将与妻团聚的喜悦荡漾在我的心头。

一进门,我便激动地喊妻子。妻子也缓步出门迎我,或许是孕期的辛苦点滴涌上她的心头,看到我时,她哭了。我带回的卤面汤汁和面是分离的,面放久了有些坨。好在加热后,美味还原不少。妻子吃得津津有味,开玩笑说:“凉卤面粘在一起的,是两扇热心扉。”

次日凌晨,妻子说她肚子疼。我赶紧将她送往医院。

几个小时后,妻子被送入产房,我在门口焦急地等待。当医生告诉我她母女平安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两情相悦

临近休假的那个凌晨,妻子发来信息,说她羊水可能破了,正赶往医院。两个小时后,妻子又发来信息:“虚惊一场。”

早晨起床后,我才看到这两条信息,顿觉愧疚难当。由于工作原因,妻子从怀孕到胎足月,我很少陪伴在她身边。倘若妻子凌晨真的生产了,而我没陪在她身边,那将又是我们这个家一个遗憾。

妻子怀孕初期的一天,突发高烧。怕影响胎儿发育,她没有使用药物退烧,而是靠物理降温与高烧抗争了28小时,才使体温恢复正常。妻子知道我在执行任务,事后才把这件事告诉我。心疼她,她却反过来安慰我:“你安心工作,我能处理好家里的事。”

往事掠过我的脑海。我拿起手机

